

陪伴是最好的孝顺

高国春

人们常说:“父母在,家就在”。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。每到春节,不论路多远多难,人们总要回家,和父母团聚,感受亲情,享受天伦之乐。

然而,现实中,有些人虽回到了父母身边,但很少与父母交流,很少陪父母。他们忙着与同学、朋友聚会,忙着低头发朋友圈、抢微信红包。

父母把儿女养大,不知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儿女们一个个长大,一个个从身边“飞”走。这时父母身边一个说话的都没有,自然会感到孤独和寂寞。不少老人面对的凄凉晚景是“出门一把锁,进门一盏灯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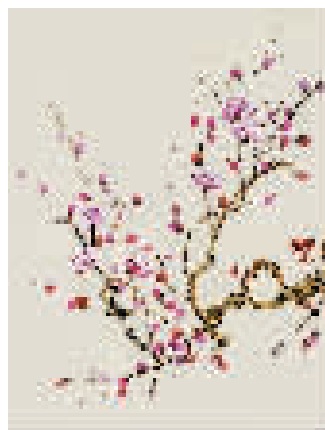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有人认为,只要回家过年,给父母买好穿的、好吃的就行了,因而只顾忙自己聚会;或许有人还嫌父母啰嗦,不愿与父母交流,因而低头刷手机。要知道,平时各忙各的,父母为了让儿女好好工作,忍着孤独和寂寞,不愿打搅孩子。一年盼到头,父母就希望过春节孩子能回到身边,多陪陪自己,哪怕多说一句话、多看一眼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如今经济上的赡养不再是衡量子女孝与不孝的唯一标准;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,带给老人健康快乐的心情,在精神层面上赡养老人成了新一代孝道的标准。我国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就明确规定,赡养不仅包括经济上的供养、生活上的照料,还包括精神上的慰藉和照顾。

古代典籍《礼记》载:“孝有三:大孝尊亲,其次不辱,其下能养。”在曾子看来,最基本的孝是物质上的奉养,而孝的最高境界,则是在言语、行为、内心等方面都做到尊敬老人。谢觉哉也曾说过:“养父母,不止给他们吃穿,不冻不饿而已,还要有亲爱的诚意和敬意,使老人感到愉快。”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春节凝聚着中华儿女的情感和文化记忆。不论路再远,儿女总要回到父母身边,团圆过年。这时,理应放下手机,在家多陪陪父母,多与父母说说话,践行孝道,让父母感受到爱亲孝老的暖意。春节时,陪伴是最好的孝顺。

孝敬老人历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自古以来就被看作基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。“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月无情人有情”,愿天下的儿女们从现在做起,从春节多陪陪老人做起,让自家父母都能精神愉快地安度晚年。



老树画
无
意

去来本无意,花儿自纠缠。不过水上月,不过梦中山。

明月无声

周毓之

如今拍照真是太方便了。在各种情境中给自己拍照,之后裁剪、美颜,发到朋友圈,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。人各有所好,如果能从中得到快乐,并给朋友带来视觉享受,于人于己,都挺好。只是,往往在修饰照片上花费的时间越多,照片离真实也就越远。

我虽从不迷恋于此,却有另一种迷恋,即将生活中经历的一切转成文字,似乎这样才留住了生活,也保存了自己生命的印记。生活之流缓缓向前,从不停留,试图将其捕捉、定格、固化,几乎耗尽所有心力,看似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执著,事实却跟修饰照片一样,费时费力越多,离真实的生活就越远。

就如此刻,我全神贯注于眼前这段短短的、可能转瞬就会被人遗忘的文字,却忘了去看看夜空中那轮有大美却沉默无字的明月。

的,气温跌止,且掉头返归,从而积雪消融。天暖了,天也长了。天象朗润,天色清明。勃勃的,太阳极红,花开灼灼,鸟歌嘹亮,虎交而鱼跃。大地伸展,无不绿意盎然,欣欣向荣。仿佛一切都在母亲的怀抱,众木茂盛,群畜兴旺,先人们希望如此优渥的日子能够永驻。遗憾的是神自有其安排,自然似乎并不体贴人之所愿。因为天又凉了,天又短了,凄厉的朔风将迅速掠过草原,并击穿人的日子,使日子支离破碎,瑟缩发抖。

无数的经验给了祖先一个启示:自然的变化是周期性的,夏结束了必向冬,冬结束了必向夏,所谓时极而转。转之于点,点就是关,就是界,就是墙,就是坎,就是运,也就是年。

年或吉或凶,或丰或荒,或欢或悲,总是要过的,且必须过。然而,曾几何时,过年颇难,欠租者躲年,负债者避年,甚至有人会永远停在年前。曾经,年关难过,从年前到年后,仿佛要冒着风险,克服某种巨大的障碍;但是,克服了,过去了,便会迎来坦途,就会海阔天空,风和日丽。

收藏家马未都都在谈到计划与变化的关系问题时说,非洲草原上的豹子在捕猎羚羊的过程中,如果它能根据最终的捕获位置,提前编制计划的话,你说它哪一步跑对了?答案是每一步都跑错了。如果编制计划,自然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,若豹子起跑点在A,最终捕获点在C,那按照计划最完美的路线就是从A沿直线跑到C,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,A到C是几经周折——如果与“原计划”对比,豹子显然是哪一步都跑错了。但豹子之所以能最终到达C点捕获羚羊,是因为它每一步都按羚羊的奔跑路线,做着对上一步的纠偏与修正。我们常赞赏高水平的棋手,说他们能“看一步想两步”,其实再高明的棋手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早已定好的计划下棋,这跟豹子追逐羚羊是同一个道理。棋手必须根据对手的变化,随时调整自己的计划,即便是按照棋谱下,每一步也有多种可调整的变例。

所以说,人要想做成事情,必须具备及时纠偏和修正自己的能力,走一步看一步,随时应对各种因素引起的变化,最终才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。

“匡中夜半双龙吼,乃知神物不自藏。”

还有些化龙之物显得平平无奇,东汉方士费长房曾向卖药老翁学习仙术,后来老翁送他一根竹杖,告诉他:“骑着它就能到家,之后把它扔到葛陂里就行了。”葛陂是一处湖泊的名字。费长房骑上竹杖,须臾之间便到了家中。将竹杖扔进湖里时,竹杖竟然变成了龙。南朝《异苑》中讲述,东晋人陶侃在钓矶山下的水中网得一枚织梭,将它挂在墙上,不久在风雨中化成赤龙飞走,“龙梭”从此成为织梭的美称。这些“接地气”的化龙传说,显得格外生动有趣。

星期文库

龙年说龙之四

纠偏能力

晨曦

然而,祖先毕竟是智慧的,善于总结的。面对自然的变化,祖先以无数经验意识到宇宙之中,不仅有星辰隐现,日月运作,朝暮轮回,还有寒暑循环。人所赖以生产和生活的资料,尤其会受寒暑影响。

祖先注意到,天凉了,天也短了。天象凝重,天色晦暗。接着,天趋冷,天更短。天象阴沉,天色惨淡,或山川,或原陵,一片寂寥和肃杀。当此之际,树叶摇落,蓬蒿枯萎,凡黍、粟或稻一类的粮食作物也从大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气温下行,冰冻三尺。蟋蟀身亡,蟋蟀尸僵,蚯蚓结于土,蛇屈缩于洞,熊黑眠于穴,鸱且也闭了歌喉,不嚶且不鸣。环境恶劣,禽兽日子不好过,人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老弱者会死,幼弱者会死,疴恙者和残疾者也会死。恐惧弥漫四野,祖先便呼唤神,以盼平安。

令祖先惊喜的是,渐渐

能作罢。

进了腊月,过年在即。沉吟再三,我以为过年的意义深广之至,可惜热闹的表面现象遮蔽了其本质。视而不见是普遍的,此乃思维的懒惰使然。

“年”这个字初现于商代的甲骨上,足有3600年了。大约1600年以后,许慎说:“年,谷熟也。”有学者训诂,释年为稔,认为甲骨文中的“年”是“人负禾”之形,表示庄稼成熟和丰收。凡此,都有道理,是对的。然而完全对,也未必。资料显示,许慎是东汉人。从商到东汉,谷为粮食作物,它有多少变化?它和年如何对应?许慎没有提供考据。还有一点:新石器时代以来,商以前,究竟是什么东西经过抽象幻化成了甲骨上的这个“年”字,还要推敲,且需考古发现予以证明。年是遥远的,俨然林壑里的歌声或海市里的宫室一样渺茫。

多海底动物觊觎的美餐。然而,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捕食它们时,往往徒劳无功。因为花园鳗的警惕性非常高,只要方圆一两米内稍有风吹草动,瞬间就会集体缩进洞穴里。刚刚还一片“花草”,霎时就是一片“沙漠”,掠食者只能望洋兴叹。就这样,花园鳗像抛了锚一样,永远不离家园,又像捉迷藏一样,与掠食者周旋。掠食者很难得逞,花园鳗却得以生存。

看来,家才是最安全的港湾,生性胆小的花园鳗更是深谙这个道理。

花园鳗

赵盛基

花园鳗,身居海底的一种鱼。奇特的是,虽然是鱼,但它们从不离开原地,下半身始终隐藏在沙中的洞穴里,上半身也只有觅食时才从沙子里拱出来。40多厘米细长的身段,像花园里的花草一样摇曳,因此被称为“花园鳗”。

虽然花园鳗喜欢群居,但各自都有独立的洞穴,出来觅食时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,互不接触,很有秩序。它们的上半身直立在水中轻轻摇摆,一旦有浮游生物从身边经过,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俘获。

花园鳗肉质鲜嫩,是很

风云际会
凡物化龙

瑶华

在关于中国龙的诸多传说里,“鲤鱼跳龙门”有着很强的励志含义,常用来比喻人奋发向上,功成名就。现实里的“龙门”位于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交界处,一名禹门口,黄河汹涌奔流,激浪如雪,两岸峭壁对峙,形如门阙,相传为大禹治水时凿成。

《三秦记》记载:“河津一名龙门,大鱼集龙门下数千,不得上。上者为龙,不上者鱼,故云曝鳃龙门。”《水经注》则写道:“三月则上渡龙门,得渡为龙矣,否则点额而还。”后来,“曝鳃龙门”“龙门

点额”便成为科举不第、仕途受挫的代名词。《太平广记》中收录了《三秦记》记述的龙门故事,描述得更为详细:“每岁季春有黄鲤鱼,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。一岁中,登龙门者,不过七十二。初登龙门,即有云雨随之,天火自后烧其尾,乃化为龙。”

除了在水中生活的鱼,其他动物也有化龙的可能,《淮安府志》里记载了当地一则“水牛化龙”的传说。相传南宋时,当地团墟村有个姓张的农民家境富裕,养了上百头水牛,但每当赶牛下水时,都会莫名减少一头,出水后又恢复原本的数量。一天,张某梦见家里的一头水牛告诉他:“我已经变成了龙,但打不过桑墟湖住的龙,请您在我的角上系上刀刃来帮助我。”张某发现,家中最大的一头水牛肚子上已经长出了鳞片,便在它的牛角上

系上利刃,果然水牛化成龙飞入大湖,并刺瞎了桑墟湖龙的一只眼睛。当地人口口相传:“过大湖,讳‘牛’字;过桑墟湖,讳‘瞎’字。否则风涛骤作。”

甚至没有生命的物体,也被列入“化龙”范畴,最著名的应为“双剑化龙”传说。三国时期,吴国未灭时,斗、牛二星之间常有紫气,在吴国灭亡后更为明显。晋代豫章人雷焕擅长纬象之学,认为紫气为“豫章丰城宝剑之精”。尚书令张华便将他提拔为丰城令,让他上任后暗中寻找宝剑,果然在狱屋的房基下找到一个石函,藏有龙泉、太阿两把稀世宝剑,之后紫气便不再出现在夜空里。张华、雷焕去世后,雷焕的儿子持剑经过延平津,剑忽然从他腰间跃出,落入水中,化为两条龙,自此再也不见宝剑的踪迹,只留下“神龙